

國學小叢書

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

謝无量著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

(羅貫中與馬致遠)

緒論

從前我曾經編一部書，叫做中國六大文豪。其中是屈原，司馬相如，揚雄，李白，杜甫，韓愈，六人。他們的文學，是高深的，不是淺近的。大部份是模擬的，不是創造的。是比較少數人可以服膺的，不是多數人能夠了解的。是國家的教令，貴族的嗜好，所提倡養成的，不是社會一般的需要，平民普遍的精神，所自由發展的。內有中學詳見拙著《楚詞新論》

他們那種文學的勢力，到宋朝的時候，就漸漸衰了。那時候發生一種平民文學，這種文學，直到元朝，成了個獨立的局面。前前後後，也有許多作者。當中必定也有揚馬李杜一等人物，做那時代的代表。不過我們始終把他忽略，沒注意。現在我畢竟找到兩個人，一個是羅貫中，一個是馬致遠。可算平民文學的兩大文豪。本編就是要將他們的著作和思想，及在文學上的價值，

來約畧研究批評一下。

大凡一時代的新文學，所以能夠發生。第一，必是因於那時候環境事實上特別的需要，第二，必是因於那時候普通心理上特別的刺激。我們單舉出孟子和司馬遷的話來作證：

孟子曰：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春秋作。

這就是第一種的例子。因為「詩」那種工具，與那時候環境上，事實上，完全不對，所以他就自然消滅。有新起的「春秋」這一種工具來替代他。現在且把孟子的意思來詳細說明：古來王者都叫人到民間去采詩，那些詩家，就是鄉下的匹夫匹婦。他們心裏有不暢快的地方，對於政治有不滿意的地方，都直截了當，和盤寫在詩上，或是嬉笑怒罵，也不打緊。王者還要看他們的詩，來改正自己和諸侯們的過失。到了「王者之迹熄」，那些諸侯就祇願意人恭維奉承，倘若再有從前那一類的詩，說不定要捉去問他誹謗時事的罪，所以沒人敢作詩。纔有

春秋那種「微詞褒貶」的方法發生，就是「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，也不知已之有罪」公羊傳。春秋確是那時候表現意志最不得已最適當的工具了。凡是新文學發生，恐怕都是遇著這最不得已最適當的機會和情形。平民文學也是一樣。所以我先拿孟子的話來證成古今文學蛻變的第一種大例，再有第二種例子，司馬遷說：

詩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。

他又說「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；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」的一大篇。證明他的史記，也是發憤所作。這雖是說個人的著述，但凡一代文學上最特別的變動，也無非是受心理上刺激的影響。刺激格外大，變動也格外大。平民文學發生，當然也有這個關係。已上兩種，都是平民文學所不能外的例子。不過他的發生並不是一朝突起，是經過很長遠的源流，慢慢地發展，自然地成熟。所以我們還應當先注意平民文學的淵源。

中國的平民，自來是屈服在國家權力之下。每朝建國人物，都要設法遏制平民的自由思想。我們僅僅在一朝代衰亡或紛亂的時候，多少看見自由思想的動機罷了。衰周戰國之際，可算思想最為自由。屈平所創造的楚聲文學，引起平民式的楚漢大革命。但是到漢室鞏固以後，這種精神就隱而不見。六朝自由思想的精神，到唐興就隱而不見。唐末五代自由思想的精神，到宋興就隱而不見。宋元末世自由思想的精神，到明興就隱而不見。明末自由思想的精神，到清興就隱而不見。大概每逢衰世的文學，我們纔看見些活潑振厲之氣，一到盛世的文學，我們就祇遇著些和平雅頌之音。所以平民文學至今還沒有長足他的進步。那些建國人物遏制自由思想的方法，一種是用威權的壓迫，一種是用利祿的軟化，每朝開國時候，免不了殺戮功臣，嚴刑峻罰。又藉些利祿之路，來收買調和一世的人心。漢的博士，隋唐的科目，宋元明清的經義八股，都是要束縛平民的思想，來就國家的範圍。就中祇有宋元之間，那平民文學思想，比較的不可遏抑。

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不同，所受的刺激也很大。到了元朝，居然就有一種成熟的規模。雖以後的發達，未能十分相稱。但總算一個最可研究的時期了。

平民的精神，本潛伏在街談巷議，及普通社會行樂當中。自然成就一種文學。那表現的工具，就是小說和戲曲。在北宋時候，已經有個雛形了。南渡以後，逐漸發達。到元朝便集其大成。但這關鍵，全在唐五代之後。古代舊思想的信仰，漸漸打破。社會新行樂的方法，漸漸增加。所以纔能造成普遍式的平民文學。我們姑且用以下四點，來觀察平民文學發生的淵源：

一、佛教講會與俗語應用之普及 六朝以來，佛教漸盛。當時文士，往往皈依佛法。唐興玄奘取經西土，譯傳尤備。各大梵寺都有公開的佛經講會。高僧都有語錄。俗語應用於學術方面日廣。宋代理學之儒，亦到處公開講學，亦有語錄。雖不盡是模仿佛家風氣，但通俗文字這樣盛行，正是平民文學所以能够發生的一種機會了。

二、國家經義取士之反動　自漢武設五經博士，當時已說他是利祿之路。以後儒教獨尊。唐朝也用九經取士。但是佛教輸入，社會對於儒家的信仰心，不知不覺就薄弱了許多。看待國家應制考試的文體，也不似從前那樣的莊嚴。當時俳優公然拿孔子和經書，來做笑謔的材料。這種思想自由的表徵，也足以促進平民文學之生長。

三、五代宮廷妓樂之流播　隋唐以來，祇有宮廷之中，聲樂最盛。凡做承平帝王的人，他們並不十分講究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的學問。也無非好些快心悅耳的遊戲，與那花花公子一般。但是天家歌舞，不容易流傳到民間罷了。五代之際，同時有了許多割據稱王的人。蜀和南唐的宮廷行樂，尤其考究。宋朝統一，那些降王同他們的妓樂，大半薈萃到了汴京。陡然為社會上增加種種遊戲的方法和材料，都直接間接成爲小說戲曲的淵源了。

四、社會行樂之發達　唐宋以來，社會行樂風氣，日趨複雜，遠過前代。每逢公宴，

大半均有優伶聲伎，誇多鬪靡。武林舊事所記南渡後民間諸種社會，也都是供人遊樂的地方。教坊行院，或常扮演雜劇。後來叫做院本。這種行樂的故事，和助趣的曲調的需要及應用既多。選擇日精，研究日詳。自然成爲獨立普及的平民文學了。

已上四種，皆平民文學發達之淵源。現在再考證宋時小說戲曲的情形如何。

(甲) 宋代的小說。宋初就有小說，郎瑛七修類稿說：

小說起於宋仁宗時，國家閒暇，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。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。

但小說當時本叫做平話。四庫提要雜史類附注說：「永樂大典，有平話一門，所收至夥。皆優人以前代軼事，敷衍而口說之。」可知當時小說，都是優人用口演說的，所以能有聲有色。現在社會上也有說書這個行道。後人單把小說來做文字看，已經失却那口說時的精神了。劉岑青瑣高議，每條用七字標目，如「張乖

鑒明斷分財，回處士磨鏡題詩。」頗像章回體小說題目的格式。士禮居叢書中，有宋人著宣和遺事一種，大約就是平話之類。

(備考)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曰：宋之小說，不以著述爲事，而以講演爲事。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，謂說話有四種，一小說，一說經，一說參請，一說史書。夢粱錄十卷二所紀略同。武林舊事六卷所載諸色伎藝人中，有書會，謂說書會有演史，有說經

譚經，有小說。而都城紀勝，夢粱錄，均謂小說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，頃刻間提破。則演史與小說，自爲一類。此三書所紀，皆南渡以後之事。而其源則發於宋初。高承事物紀原九卷仁宗時，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，或采其說加緣飾，作影人。

東坡志林

卷六

王彭嘗云：塗巷中小兒薄劣，爲其家所厭苦，輒與錢令聚坐聽說

古話，至說三國事云云。東京夢華錄五卷所載京瓦伎藝，有霍四究說三分。尹常賣五代史。至南渡以後，有敷衍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者。見於夢粱錄，此皆演史之類也。其無關史事者，則謂之小說。夢粱錄云：小說一名銀字兒，如烟粉靈

怪，傳奇公案，朴刀桿棒，發發踪參等事。則其體例，亦與演史大略相同。今日所傳之五代平話，實演史之遺。宣和遺事，殆小說之遺也。（下略）

（乙）宋代的戲曲 戲曲是古時的俳優同樂舞合起來的。因爲俳優祇有說白，舞隊大抵合歌。二種混合，就成了後世的戲曲。大概六朝時候，已稍有戲曲的形式。如隋唐間所傳的代面，搖踏娘等，都是扮演故事，兼用歌曲。五代之際，想來更進步，宋崇文總目錄周優人曲辭二卷，趙上交 編 李昉 等 北宋就有雜劇的作家。夢粱錄卷二十，「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，葛守誠撰四十大曲。」武林舊事載宋官本雜劇名目，多至二百八十本。都是兩宋通用的戲曲。南渡初又盛行溫州雜劇，爲南曲之祖。所以宋一代的戲曲，已經大爲發達了。

小說戲曲，是平民文學的骨幹。他們內容所包含，是淺近的，普遍的，多數人能了解的新式文學。與貴族式高深的少數人能了解的舊派文學不同 他們發達到這樣高的程度，可見平民思想的自由，也發達到這樣高的程度了。那時候主持國家大計的人，若能利用

這種民氣，扶持這種平民的精神，中國民族的勢力，還可以向外發展。但是那時當國的大都承繼北方周孔的舊政治學派。中國古代政治學有南北兩派北派宗周公孔孟南派宗老莊申韓北派

要造德化的國家主張富國強兵漢以後都是北派的政治論盛行

王安石雖似乎有一部份

「南方化」的學理，却仍要拿周禮來治天下。宋代簡直沒一個政論家，主張法家因時爲治的道理，建設一種富強的平民政治。發展他民族的精神，仍要用古聖人一成不易的老法子，所以不能抵抗外力的侵入。使中國一時期爲元朝蒙古民族的佔有地。這是讀史的人所應當嘆息的。

宋朝小說戲曲，雖已發達到這樣的程度。但那時候國家尙且苟安無事。一般人多半醉生夢死。不過拿小說戲曲來做行樂解悶的工具，粉飾太平的資材。當時這類著述，固然著實不少，恐怕也沒有甚麼流傳的價值，所以我們現在都看不見了。直到元朝時候，平民社會，纔覺悟了異族的壓迫。他們所處的環境，與所受的刺激，都和從前大大不同。那時發生的小說戲曲，自然不僅形式上有些區別，

就是性質上也確是兩樣。有幾個平民文學家，利用這個時機，發展他們創造的精神，能够代表那時代的思想，成爲不可磨滅的作品。所以說元朝纔是小說戲曲成熟的時候。

中國民族有一種好自尊大的習慣。他們看得異種人是可輕賤的。說到夷狄二字是很不屑的。一旦這種可輕賤很不屑的人物，拿到宰制他們的主權。他們心理上的痛苦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但是他們的痛苦，無論如何必要發洩出來。就是不能爽爽快快直接的宣布。也要隱隱約約間接的流露。事實上祇有利用小說戲曲一類的工具，來寫他們的憤懣。以他們所處的環境，有兩種思想，是容易發生的：第一種是積極的武力奮鬥的思想。第二種是消極的厭世悲觀的思想。他們想到中國被異族併吞的緣故，是因爲武力不振。所以要提倡武力奮鬥。他們想到夷狄亂華，事無可爲，又祇得厭世悲觀。那時候平民文學家，能代表第一種思想的，就是羅貫中，能代表第二種思想的，就是馬致遠。

羅貫中的幾種小說，他歡喜描寫超人的武力，歡喜鼓吹平民的革命，常常表章打勝夷狄的人。那時小說是用口演的。他那宣傳勢力的影響之大，也可以想見了。我們雖然不能直接把教唆明太祖成功的大勳位，漫無稽考的送給羅貫中。但是他暗暗將平民運動的精神，寓在小說當中。這種苦心，也是極可敬服的。他幾種作物，有人疑是明朝的出產品。不知道元朝既滅，像那樣的思想，已經絕不需要，那裏還會發生。恰如前清末年，有一般人提倡明季遺老的文學。到民國建元以後，就幾於無人過問。豈不因為那種思想，已經不復需要的緣故嗎？所以我認定羅貫中是元代積極思想的代表。

馬致遠的戲曲，流傳到現在的，祇有數種。他一方面看那富貴功名，就如糞土草芥，一方面形容那飄然出世純潔高尚的人格。這類作物，也是心理上感受亂世的刺激，纔能發生的。北曲創始時代，關漢卿本在馬致遠之前。但他所表現的思想，不甚明瞭。涵虛子太和正音譜，也說「關漢卿是可上可下之才」，獨推馬致遠。

爲元曲第一人。他們相距的時代甚近，這種估價的批評，必是確當可信的。所以我也承認馬致遠是元代消極思想的代表。

總之我們細看羅貫中馬致遠在小說戲曲上那種創造的精神，固是元朝以前所無，也是元朝以後所不會發生的。他們的作品，確是那時代的產物，毫無可疑的。縱然有被後人雜亂或刪改的地方，他們大段的思想，仍舊看得見的。所以我把他們來做那時代平民文學的代表。——推尊羅貫中爲元朝小說界的大文豪。——推尊馬致遠爲元朝戲曲界的大文豪。

此後再將羅貫中馬致遠分作兩編，細細把他們的作品，及思想，和價值，分別略爲批評，以便同愛讀平民文學的諸君，大家研究。

第一編 元代小說界之大文豪羅貫中

第一章 羅貫中之時代及其著作

第一節 羅貫中之著述考證

羅貫中，名本，其歷史不甚可考。他的著作舊本有題廬陵羅本的。本或誤作牧有題武林羅貫中的。大概廬陵是他的原籍，又生長或住居在杭州一帶地方。自然是元朝的人。祇有周亮工書影說他是洪武初人。或者他生於元之中葉，到洪武初尚還存在，也未可知。他一生的事蹟都不見紀載。舊本粉妝樓序說羅貫中的後人三世爲暗，也是漫無稽考的話。因爲他提倡武力奮鬥和平民革命，到明朝他的書還是盛行。大爲一般迂腐先生所惡，就造出這種謠言。不過表示他們痛恨咀咒的意思罷了。

羅貫中是一個歷史小說家。相傳他從漢以後到宋朝的歷史都做有許多部小說。從前看見舊本南北史演義和禪真逸史。隋朝事並說根據羅公原本。至於隋唐演義及說唐，舊刻本直署羅貫中的名字。不過經後人增刪改竄得太多了。那時小說，本是拿來公開演講，助人興趣的。那演講的人隨便增減一兩段，也是常事。不過拿本小說來做演講的底子，並不把來當重要的著作。所以後來就有多少

大同小異的傳本。在那時小說的作家，像羅貫中這等人，祇求將他那平民運動的意思，編在小說當中。利用當時演講的集會，替他宣傳。自然並不像那般文章撰述家，預先抱定個傳世不朽的念頭。恐怕就是他在生時候，有人錯亂他的著作也未必急於去更正。所以將來羅貫中的小說，總要有人比對舊本，考證整理出來。現在祇能依據舊日題記，看他大段思想不錯，來批評考論他的文藝和價值。我們可以看見通行的羅貫中小說有下幾種。

- (1) 三國志演義
- (2) 水滸傳
- (3) 隋唐演義
- (4) 說唐傳
- (5) 平妖傳
- (6) 粉妝樓

三國志爲羅貫中所撰，是沒有異說的。其餘(3)(4)(5)(6)幾種，舊題都說羅貫中撰，不過被後人特別改竄得多就是了。祇有水滸傳一種，明代有多數人說是羅貫中作的，如郎瑛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七修類稿云：三國宋江因爲偶有一本，題作東都施耐庵。到金聖嘆纔硬派前七十回都是施耐庵所作。並且就有人說施耐庵係羅貫中的老師。簡直是無稽之談。水滸傳的施耐庵敍周亮工書影以爲金聖嘆僞作。且尙有一個證據，三國志倘是羅貫中作的，水滸傳不會是施耐庵作的。因爲水滸傳有好幾處引據三國志的話。水滸傳第一回朱武說：

小人等三千……當初發願道，不願同日生，只願同日死。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，其心則同。

又第三回鐵匠店的待詔說：

便是關王刀，也只有八十一斤。

今本三國志多作八十二斤

已上兩條，完全引用三國志第一回的話。三國志每逢戰鬪，都說是鬪幾百合。魯